

支那通之不通

起明

七月二十四日發行日文北京週報二六五號裏有一篇空白的小文，題曰支那式衛生法，其詞曰：

「日本人與西洋人都把衛生與清潔這兩件事混在一起，然支那人則天下到處皆是便所，衣服又是污糟之至也。可是這樣不潔地生活着而沒有什麼毛病者，乃因嘴裏除了熱的東西不吃，又不赤腳，故不潔的地面不能與以什麼障害。因此，支那的衛生雖是不潔，却也自合於道理。」

這一篇沒有署名，不知道是那一位做的，但是一般的「支那通」的無知與惡意總是很明瞭地表出來了。我們姑且不管他的惡意不惡意，只問這所說是否事實。中國人的欠清潔，不必等外人來指摘。我們也已承認，所以不想學那些國家主義者來強詞辯解，但是別的事情怎麼樣呢？中國人不大喜歡吃冷食，（據我看，那些大抵

是有點低能的人，）也是真的，但難道真是不吃瓜果的麼？無產階級的人，吃冷飯，喝冷水的，多得很呢。在北京行走，的確少見赤腳的人，就是大雨天，拉洋車的也還是札好褲腿，讓泥水慢慢地從襪子延到上邊來。但是，北京只是北京，不能代表中國呀！東南水鄉的農民差不多是一年有三季不穿襪子，半年不穿鞋子，田間工作的時候終日以土親膚，不過支那通沒有知道罷了。本來這並不是什麼難知道的事情，只要肯略為留心點，就可以見到，但是這又豈能望於支那通呢？前回有日本女新聞記者在報上發表，往齊齊哈爾訪某督軍的某姨太太，先獻茶，次獻烟，三獻高粱燒一杯，遂下結論曰，這是支那上流人家款客之禮云。我生長支那四十年了，却沒有這樣被款待過，也不知道有這種辦法，雖然我不會訪問過什麼姨太太，不敢說一定沒有，總之這不是普通禮法那是可以斷定的了。日本的支那通見了一地方的情形，一個人的事件，便以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論斷，即使別無惡意，也已荒謬可笑，足以證明支那通之

多不通了。

同期的北京週報上又有一篇清水安三君的三民主義之研究及批評，我是不懂政治的，不知道他研究得好不好，批評得對不對，我只見到他的結論裏有幾句很妙的文章，大意云：

「但是，在這中間有一種事大主義（*gig*），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總是黏住在那里。稱自己的國爲什麼中華，就是在此刻也還要辨夏夷，支那國民性的確整個地顯露出來了。這種時代錯誤的思想如黏住在三民主義上，那麼信奉這個主義的地方，排外熱與事大思想總是不會消滅的。」（P.853）

究竟在三民主義裏有沒有什麼東西黏着，我是個門外漢，壓根兒就不知道；本來三民主義是大元帥的老友所著，現在大約已經可以明看，或者替牠辯解幾句也無甚妨害了吧，不過我實在不懂，所以這個黏住問題只好暫時擱起。此外却還有兩件事，我覺得有點詫異，不妨順便說牠一說。其一，排外熱與事大主義之異同。照我

們支那人所用的漢字來說，這兩者是截不相同的：排斥異民族，謂之排外；如甲國行政一一商承駐在的乙國公使，或派人到乙國取得乙國政府的同意，然後施行，那可以算作事大之一例。那麼，「排外熱與事大思想」當然不能併作一談。但是，我恐怕照支那的意思來譯漢語不免又是不對的，所以特地去找大日本國語辭典，在第二冊八九二頁第三段中找到這個字，注釋如下：

事大主義 無一定之主義與定見，以奉事勢力強大者爲事之主義也。

這樣看來還是不懂，原來這個字的意思還是如我剛才所講的那個樣子。三民主義與事大主義，排外熱與事大思想，這到底不知說的是什麼事什麼話，恐怕非是支那通決不能了解者也。（有一個不通的朋友說，「事大」與「自大」通；到底通乎不通乎，我不能知道。）

其二，中華與日本之比較。說中華是「僭越」的名稱，這大約是日本的支那通的公論，不僅是一兩個人的創見，我現在也不想來同他們強辯，就是姑且承認也是

無妨。但我要請問日本人，究竟貴國是不是日之本，貴國是不是真的太陽的子孫？倘若說「是的」，那我也無話可說了，——在此刻還相信太陽是女人，會化生出許多人來，對於這種知識的人還說什麼呢？如其不然，則卿等豈不也是同樣的僭越麼？從這種字義上去咬嚼，正是極卑陋無聊的行爲，不然也是常識不足的證據。假如有人疑彼得之非岩石，喬治之不耕地，斐力之不愛馬，又或笑西鄉之不「隆盛」，伊藤之非「博文」，天下將非笑之，以爲阿呆矣。支那通之所爲，何以異是。更有進者，知彼之外亦宜知己，否則如某報記者熱心於敵國之禮教而忘記其貴國之風俗，大聲疾呼，切齒痛恨於時髦女之不穿褲，是猶和尚之罵禿子，討不到什麼便宜也。雖然，此殆非支那通輩之所能知歟？則吾言亦白費焉耳。七月二十六日午後，于九十六度室中，揮汗書之。

專門以外的工作(續)

魯迅譯

日本鶴見祐輔作「山水思想人物」之一

語錄

第一百四十三期

七

然而專門家以外的思想有着各種弱點的事，却也應該注意的。專門家的立說，其用心甚深，故雖無大功，而也無大過。專門家以外的人之說則反是，因爲大膽，即容易一轉而陷于無謀的獨斷。但這是普通可以想到的事。我們更應該留心的外行人的思想底缺陷，還有一點在。

講到專門以外的意見時，我們須在念頭上放着兩種的區別。就是所謂外行人者，是另有專門的呢還是別無什麼專門的職業的人。前一種，是對於自己專門以外的問題，有着興味而工作者，例如醫學者的森鷗外之小說。反之，後一種是不愁自己的生活的人，因爲趣味，却研究着什麼事。就是並不當作職業，只爲嗜好，而研究，思索着什麼的人。這委實是在可羨的境涯中的人們，就是被稱爲「有閒階級」的人們；是英語所稱爲 independent gentleman (獨立的紳士) 的階級。從來之所謂文明呀，文化呀，大抵是這些有閒階級之所產

的。人說，集積了不爲生活所累，一味潛心于思索的人們的勞作，乃形成了今日的我們的文明。一面和生活奮鬥，而仍有體面的貢獻的人們，自然也有的，但這是稀見的例外。

我在這里所要說的，並非那樣的有閒階級的勞作。是一面爲自己的生活勞役，而一面又有貢獻于他的專門職業以外的問題的人們的事績。于此更加一層限制，是有着別的工作，而却有所貢獻于社會諸學的人們的事。

八

支配了英國的十九世紀後半的社會思想的人們之中，有約翰穆勒(John S. Mill)和馬太亞諾德(Matthew Arnold)。這兩個都是爲了生活而有着職業的人。所以這兩個思想家，是所謂在工作的餘暇，調弄文筆的。關於穆勒，講的人很多，我在這里不說了。所要說的，是馬太亞諾德。

馬太亞諾德被推爲近代英文界的巨擘，有英國的散文，到他乃入于完璧之域之稱。英國的天才政治家迪式

來黎于一八八一年頃，在一個夜宴上會見亞諾德，招呼道，「在生存中，入了古典之列的人呀，」是有名的話。他的文章，就風靡了英國上下到這樣。他之對抗着當時盛極的穆勒的自由主義思想，牽德國的學風，以說比自由更高尚的道念的支配，理知的勝利也，真有震動一世之概。將從漸漸窒礙了的自由思想轉向進步底保守思想的當時的英國，和他的思想共鳴，可以說，也非無故的。

但是，有着這樣的文章和思想，他竟不能在英國的政治思想上留一偉大的痕迹，又是什麼緣故呢？在這里，我們就發見那努力于專門底職業以外的事業的人們所容易陷入的弊竇。一言以蔽之，則曰：亞諾德疲憊了。他也是如穆勒一樣，爲生活而勞動，竊寸暇以著作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大抵是一天的職務完畢以後所做的；就是作于他的新銳的精神力已被消費之後。因此，雖以他那樣的天才，而較之埋頭于其事業，傾全精魂以力作的人們，在力量上，當然已不免有了軒輊了。

九

作爲比這更大的理由，算作他的弱點的，則爲他是教育家。凡是對於專門以外的事，有着興味的人，所當常有戒心的，是當奉行他真有興味的事業，即奉行他的真的天職時，他又常蒙其專門的職業的影響。就是這一個重大的事實。尤其是在亞諾德，看那職業怎樣地影響了他的思想和文章，頗是一種極有興味的研究。

他是教育家。所以職業所給與他的環境，大抵是思想未熟的青年。在指導薰陶着這些青年之間，他便不知不覺，養成了一切教育家所通有的性癖了。就是，凡有度着僅以比自己知識少，思索力低，于是單是傾聽着自己的所說，而不能十分反駁的人們爲對手的生活者，即在不經意中，失却自己反省的機會，而嚴格地批判自己的所說的力量，也就消磨了。所以亞諾德雖然懷着天稟之才，也失了將自己加以反省和研鑽的習慣。思想的發達，是出于受了四面八方的反擊，而和他力爭抗論之中的，在什麼都是唯唯傾聽的聽衆裏，決無能夠一樣地發

達之理。故爲人師者，是大抵容易養成獨裁底，專制底，獨斷底思索力的。

然而用之當時，真有效力的思想，却並非這樣的片段的的思想，而應該是更洗練，更鍛鍊的。亞諾德的思想，却正缺少這從同年輩，同知識的人們的攻擊而生的鍛鍊。因此他的思想便勢必至于多有奔放之想，奔放之言。這就使他在實際社會上不留他的言說的實蹟。

同一意義的事，我們也可以見于新井白石，王安石，威爾遜。關於這些人們的事業的成就，許多批評家往往單純地以「因爲是學者」一語了之。但因爲是學者，即迂遠于當世的事務，是決無此理的。那真的理由，倒在送半生于學窗下的人們，即一向繼續着未受反駁的思索。于是雖然辦着當世的事務，而一遇同一知力的政敵的反駁，便現出柔脆的弱點來了。侃斯教授敘述巴黎平和會議的光景的文字中，也曾指摘過威爾遜對於魯意喬治和克理曼梭的捷速的駁論，缺少即刻反駁的機轉，而訥訥不能說話的事來。以威爾遜那樣的天才，那

作爲學者而專和青年相對的半生的習慣，尙且將一世的事業都帶累了。

十

雖然有這許多缺點，而亞諾德在英國文學史，政治思想史上的功績，也還是不能沒的。他的散文，只要英語存在，總要作爲英文學中的寶玉，永久生存的罷。比起做教育家的他的事業來，倒是因爲做文人的他的餘技，在文化史上遺留不朽之名的。這樣看來，則我們雖然埋頭于日常衣食的生活中，而竊取半宵的閒事業，却也許未必一定是閒事業罷。

天下有藉父祖的產業，能將二六時盡用于所好的事業者，是幸福的人。但是，一週七日中的六日，雖然用于糊口之道了，而尙有所餘的一日，則還可以不必深憂人生。我們能夠善用了這一日，使天稟的本來面目活躍。與其以爲因爲沒有餘暇，遂不能展天賦之才，而終日咒詛社會組織，孰若活用着我們所有的半日，即將人生的精魂，撲進職業以外的餘技裏去之爲愈呢。

十一

能過專門的職業，適合于天賦的藝能和好尙的生活者，是幸福的人。因爲他就可以在自己的職業中，發見安心立命的境地。但即使對於專門之業，並不覺得滿心的幸福，也是無妨的事。因爲他能偷得零碎的餘暇，發見那生活于專門以外的事業的真的別天地的。

(一九二二，八，一，原作。一九二七，六，二一，譯。)

文明腦子萬古

天行

(夢之十二)

吾鄉纏足之風還沒衰落，天足潮流又來激盪；社會上人對這就有了一種新的主張。

『纏斷腳骨實在不好，五爪禿龍般的「黃魚」裝著「鴉船」也太難看；纏得纏它一纏，總要使它條條描描像個模樣兒。』

如此的腳現在已經通呼爲「文明腳」。許多小腳夫人小姐，她們放開裹脚布，穿了「洋襪」，套上寒棉花

的尖鞋，便是文明之流了。

夫人小姐惟一加入文明之流的意思是「時式」；大概人們對於新的一切，總是在所謂「時式」的理由中把自己去將就它。「老古董」在摩登的依戀中又不能捨棄，在安重的神秘裏也不敢扔擗，才有這種「文明」出來調和。

斬新的總不免不能讓懶牛似的人們舒服，自然就給人們感覺到是有幾分「野蠻」；——野蠻正是非正統的惟一證據。非正統者是十惡不捨的重辟！多少十惡不捨的死囚在過去的時光裏，——我們叫做「古人」；——將他們非正統的罪過，無形給我們拿過來，成了我們現在的「文明」。我們的「文明腦子」和「文明腳」一般的來歷！

當野蠻猖獗的時候，文明腦子爲「古心」的保存，爲過去祖宗的蠻性的遺留，不妨兇殘，正是他的英明，正是純粹老牌之文明。縱然有野蠻的老病根，能拒絕新的野蠻增加，就是「趨輕避重」的文明。沒有這一脈綿

延的「文明」，還成什麼由猴子變成人的高等動物的世界？

「文明」萬古！文明的護衛者，「文明腦子」萬古！（註）「黃魚」爲吾鄉譏女子天足之詞。「鴉船」指天足所著之鞋。五，五，一九二七。

顛倒夢想

前人

（夢之十三）

生長在中國的國度中現代的青年，他們的命運並不比世間一切的什麼不幸的命運要好多少。我當然也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個。

之吉君來信說，他近來才認識了「命運」。我住在這海東半島上，雖然物質的安適比從前要好些，回頭想想我的家國，我生長的地方，以及我的親戚朋友，心情上說不出的悽惶却比從前也要多些。我不敢將一切的不幸委之於「命運」，但是又不得不藉「命運」兩字來表示我們青年的遭際。就我所悽惶的說來，最深刻的要

算雁汀的死亡和如真的隔絕。縱然我悽惶之極，不得不「人窮呼天」的慨歎「命運」，可是始終明白這是我們夢想的必然結果。

一個現代的青年，他不能沒有他的夢想。我爽爽快快的叫做「夢想」，因為他所想的與他所處的實在一定很不相同，只合用這較朦朧的「夢」字。然而夢想不絕教人希望著，希望便是「夢」。青年是在夢想中顛倒，而且應該如此顛倒於夢想。

青年與夢想應該有生不能離死不得別的境界。這境界是一些說不出的毫不足輕重於「無夢」的「至人」與「愚人」，——他們都是「非常人」——哭也太傻，笑也太昏的境界。這境界不在別的什麼特別地方，使我們「顛倒夢想」的一切實現的事實裏生出的悽惶罷了。所以，雁汀丟了老母，撇了愛人，置身囹圄，以至於死；如真犧牲給了雙親，做了人肉筵中的頭菜：這都是事實，都是教我顛倒夢想的悽惶。

讀魯迅先生的墳，讀到二二二——二三二的兩則燈

下漫筆，有些意外的安靜，可還明白這就是意中的悽惶。我們只要將他在兩段結尾的話看一看，或許這「夢想」的話不至於大錯。他說：——

「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中國歷史所有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繼續排著「人肉筵席」，我極端相信這話是實在；而且我們這些青年便是這筵席上的肉，便是懷著「不給人吃並且不吃人」的夢想，要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創造一個中國沒有經過的時代。然而這夢想裏，雁汀已死去，如真將被吃，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不悽惶！

但凡夢想莫不由於悽惶而發生，也莫不由於悽惶而顛倒，更莫不由於悽惶而實現。只要能不在那「輪迴」般的時代裏，悽惶總有著落。這「輪迴」圈子，中國人

未必有跳出的希望，我豈能做到例外？我只有顛倒夢想的悽惶了！

我常說我們青年，或許只是我，（許多青年現在都已經赴「人肉宴」去了），是由我們祖宗的不幸的冷酷的衝動中傳流下他們不幸的積壓的根性，在這屍山血海的世界，受那凌遲碎割的宰割。雁汀已經宰好了，如真是要慢慢剝砍的，我或許還沒有洗刷得乾淨吧！

誰是中國革命的眞健者！中國只有延頸就刃的「兩手動物」！中國只有左叉右刀吃人肉筵席的「忠實同志」！中國只有不肯把人吃，却要人把自己吃；吃人怕動手，還得讓別人殺好了，自己去吃的「愛國家」！

我只求免爲一隻延頸就刃的兩手動物，更談不到去「革命」！我夢想著一切的「愛國家」，請先自當心別走進「輪迴」！我們這桌筵席實在是「千年不散」的，如今該換換口味了！我更求青年的「忠實同志」向墳中去尋找魯迅先生替我們檢拾的骨殖！

語絲

第一百四十三期

坐在這與中國國度差不多的地方，回頭看到中國的情形，眼見的許多枯骨互相打跌，怎教人能不悽惶！我這青天白日裏見鬼，請恕我，我是顛倒在夢想中！

一九二七，七，六，上午二時，漢城。

潮州的蜚歌

林培廬

蜚歌啞啞，

欲唱蜚歌坐磨邊；

一千八百哩來唱，

一百八十勿磨邊。

在語絲二〇期上有鍾敬文君的「客音的山歌」，我瞧了就想動筆寫一篇「潮州的蜚歌」。今早有興趣使在匆忙中寫出呈教。

蜚歌，是我們潮州歌謠的名稱。我們從古樂志「齊謳」「楚艷」及楚辭「吳歎蔡謳，奏大呂些。」辨詩「漢世樂府，七略錄爲歌詩，上自郊祀，下迄里巷飲

四九

趣，皆見網羅。」的話聽來，所謂「齊謳」「楚詠」「吳歎」「蔡謳」等名稱，都是「齊」「楚」「吳」「蔡」等地歌謠的名稱，如我們潮州的「蠻歌」一樣；所謂「里巷歎趣」，就是我們現在所要搜求的民間雜歌。

歌謠是民俗學的重要分子，——這分子多半是表現婦女痛苦的；歌謠是平民文學的極好材料，——這材料多半是婦女貢獻的。（似乎是劉經菴先生在歌謠週刊這樣說「？」）我現在再剖毫析芒的把佚民君寄給我的「桃花開」錄在下面以證——

正月桃花開是先，金鳳好花列兩畔；好花開在花園內，園外開花獨占先。

二月桃花開是時，金鳳好花列兩邊；好花開在花園內，園外開花野細姨。（野細姨，指妓女也。）

三月雨水粗，簷前兩水滴葫蘆；好花開在花園內，園外開花野打埔。（野打埔，指嫖客也。）

四月初熱天，雙人帳內說因伊；（說因伊，說閒話

也。）學（娶也）你六年未出息（未出息，未生子也。）我心想欲娶偏妻。

五月熱銅銅（熱銅銅，熱也。），罵只男子唔（不也）是人；有人共你未有妘（妻也），你今有妘欲雙人？

六月熱毒時，挽（持也）起雨傘力一世（訪問的意思）細姨；力一世着雅個（雅個，即美的。）共（與也）伊做，錢銀多多勿論伊。

七月初七時，收拾房間學細姨；今年只時學來，明年只時抱男兒。

兒哩待您兒，走鬼（走鬼，婢女也。）生個唔值錢。

他的老婆既已聘定，預備要學。便收拾房間，一面收拾着，一面說着（見歌），伊在隔牆聽着，禁不住的應着（見歌）。

八月金菊滴點黃，十七十八入君門；共君生無男共女，乞（給）君指狗鼻頭酸！

九月金菊滴點紅，十七十八入君房；共君生無男共

女，乞君指夠鼻頭紅！

這是她自歎的話，我讀到末句，我不禁潸焉出淚！其實婦人不能生子，其咎不專在女子一方。面。唉，可憐的她呀！處在這地位，真是三餐如遇三重峽，五更如度五重關。

十月人收冬，娘仔掌粟在埕中；當初掛命（掛命，即算命。）南桂樹，誰知今日苦荊叢！

十一月是寒天，寒天冷冷無人問，錦被牽起蓋頭（XY（遮也。））

十二月是年邊，收拾房間來過年；預備夜昏上床乞（給也）娘惱，預備夜昏上床乞娘欺。君今惱惱眠牀底；娘今惱惱眠床墜（邊也）。

潮俗每逢十二月三十夜，草頭夫妻，平時無論怎樣結怨，到這時候，兩方都不得不吞聲飲恨，勉強湊合一床，謂之「壓年」，看歌中便可曉得。然而內部既然不先疏通，外間言語不免衝突，這是一幕苦悶的悲劇，我敢斷定那夜他倆的情絲，

愛情是無從而縊住的。

瓦窗是瓦窗，皇帝三十六個宮；瓦槽是瓦槽，三心二意咁個（孛個，即那個。）無？娘你不信擔梯厝頂看，厝頂一瓦蓋二槽。

這是她睡下，首先退讓，求伊諒解的話。

赤脚（婢女也）掌到我家中，待伊抹粉打龜鬚；大脚欲行幼脚路，叫我腸肚勿生蟲？

從前潮州女子，爭相纏足，愈小愈妙，所謂「三寸金蓮，一磚三步。」比方不纏足，雖是良家女子，階級都和婢女一般。（因為婢女不肯纏足，故謂之大脚鬼。）現在大脚恃着寵，事事要學阿娘，「喧賓奪主」，莫怪伊腸肚要生蟲。我想伊不必傷心，她也無須饒舌，說甚麼三十六宮？三心二意？任她口說蓮花也是草，三江之水洗也難清。夫妻間既然發生惡感，從此家庭的惡劇，必定一齣一齣的排演出來。他的人生樂趣，已銷磨得淨盡，我要把嶺南即事中的「新婚賦」

質問他一聲：「其新固云孔嘉，其舊則將如之何也？」

潮州歌，大概可分爲：民歌，兒歌，童謠，雜歌

四種

A 民歌

○怨恨歌

鵝咬鵝，阿弟有妯（妻也）阿兄無；小姆出來拜大伯，大伯羞恥無奈何。無奈何，往邏羅，牽豬哥，聽有錢銀多多寄，寄來唐山草老婆。

海水迢迢，父母真梟；

老婆未孛，此恨難消。

○譏諷歌

山頂好人祖，棚脚好人妯；癡哥兄，站酸脚，想困肚。

○規勸歌

四勸娘仔欲做人，早起三朝當一工，念念克家是本等（本等，應該也。），切勿貪睡日頭紅。

○漁歌

悠悠溪水七丈深，七個鯉魚頭帶金，七條絲線釣唔（不也）起，釣魚哥兒空有心。

○採茶歌

三月採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採茶人。

——見吳道鎔纂的海陽縣志——

○家庭歌

灶前燃火灶後燒，不是姻緣不對娘；日來無食相忍去，夜來無被蓋裙腰

——見蔡繼紳纂的澄海縣志——

○懷胎歌

一月胚胎如流水，形骸未嘗胎抱圍，頗知有孕心歡喜，也有歡喜也有愁。二月胚胎血朦朧，形容未嘗結孩童，渺渺茫茫居母腹，漸漸癥結要成人。三月懷胎照人影，一半歡喜一半驚，但願胚胎勿阻隔，男女都是命生成。四月懷胎結成人，母今有孕心頭

懸，唔知是男抑是女；男女也在母腹中。五月懷胎分男女，自從有孕母心酸，母啖（啖，語助辭。）有孕身艱苦，勝如脚手着滾湯。六月懷胎六月全，真是驚惶有千端，人說生子欲行孝，行孝父母是本原。七月懷胎分七孔，爲人子兒知母功，男女都是父母愛，養育成人祖宗。八月胎動母身，一時一刻目又眩，人說有孕身艱苦，夜日辛苦又攪眠。九月懷胎旋轉，開娘心肝割母腸，男女都是好命飼，有男有女正齊全。十月懷胎十月滿，勝如擔水上高山，願得孩兒早出世，子兒出世母心安……

B 兒歌

天頂一粒星，地下開書齋。書齋門未嘗開，我仔哭欲食油糰；油糰未嘗熟，我仔哭欲食豬肉；豬肉未嘗割，我仔欲食生番葛；生番葛未嘗挖，我仔哭欲食老爺二杯酒；被老爺一叱，打破鉢；鉢一敲，打破甌；甌一缺，打破房內二個尿桶蒂。

C 童謠

脚踏川龍巢，代代子孫擎皮刀（擎皮刀，鞋匠也。）；脚踏黃泥塘，代代子孫出王梁。

D 雜歌

如劇歌，古歌，史歌，術歌，因篇幅關係，暫缺。

六月七日於京西無車廬

寫給F的一封信

曹聚仁

來信恰好在一個最適當的時間收到，最重大的暗示，牠竟輕描淡寫地給予我和你！你寫信那天是清明節，正如你所說：師友們都站在政治舞台的重心，像花蕾般怒茁起來。信一到我的桌邊，已經「花謝花飛滿天，紅銷香斷有誰憐」，該讓林妹妹來詠葬花詞了！真的，我這生從不曾受過比這個更深刻的啓示！

宣，政務委員會中的宣，和你是同鄉，你該記憶得起吧！他做政務委員時，一個咳嗽，一個點頭，會有人引爲無上榮幸；前天，杭州報紙上却已有人翻履歷，說

他不過是第一師範的畢業生，好像非這樣不能過投井下石的癡的！這個，你也該想像得出：宣是處在如何的地位了！汪，附小的同事，他在開同學會時，聽說正眼也不看一看別的同學的；緝拿令上却也有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頭現在怎樣了？徐，也是你的同鄉吧？我在杭時看見過他，依然穿老布大衫，和在上海書店做老板時候一樣；「榜」上也有他的名字。現在，我不知道誰的咳嗽點頭最使人引為無上榮幸？誰的頭抬得最高不肯正眼看一看人？不過總會有就是了，儘管可以托胆放心！——這樣，我不期然時常要憶起徐的老布大衫來！

你問我從事活動不？我只能回答你半句，讓你推測其他半句。清明節過了已近二十天，還是非棉不暖；桃花却都開遍了，柳葉抽得二三分長了，我這個懶腰，至少該伸一伸罷！我是慣於打計劃的，十年基本科學研究，十年材料收葺，十年旅行考察，再來窗下著書十年，等到七十老翁，或者在無可活動之中，會活動得一些成績出！所以引起我的信心的，還是康德，達爾文，和南宋的鄭樵。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現在都從頭看

起，那本生物學還是你從前借給我的。

「教書」，和我最相宜。從今以後，咬定牙齦，教書，教書，教書，教到最後那一天！你不會因此悵然有所惜罷？把你所期望於我的，轉以期望你；在南洋，可活動，該活動，而且是適當的時候了！

近午夜了，蛙聲還是那麼闐闐地叫！祝你的福！

隨感錄

八 怎樣「做」？

豈明先生：

聽說貴京兆那邊還「自由」，關於所謂清黨事件的話，先生要待「不自由」了再說，我雖然不很贊成，但也應該尊重先生的意見，只好把數月來想說無處可說的廢話，藏着再說。現在姑且介紹治赤之道給你，或者也足博得苦雨齋中茶語後的一噓，說不定可以於貴北方的討赤同志也有用處。

可惡的赤化，外受各帝國的攻擊，內則北討之，南清之，大概不久就可以「肅清」，讓我們享太平福，不

必再嘆「這個年頭兒」了。但是據說潛伏着的還不少，於是我們那些好漢們，正在嚴密搜查。只是苦在赤徒們的頭上沒有寫明，身邊又找不出證據，於是這兒的好漢們，便有一個妙法，就是抓到就「做」。所謂「做」，這其中包含了許多妙法，最陳舊的便是抽皮條，聽說現在皮鞭中貫入了鐵絲，那或者比較有勁了。更有踏杠子，（令那個囚徒跪在地上，膝下墊着石塊，上橫上一條竹杠，用兩個人踏在兩端，）電刑，（用電刺動神經，）以及玉歷寶鈔上的落油鍋，（不過是炸手指的，）踏火磚之類的東西，這樣的一「做」，便問你是不是共產黨？不是，再「做」。大概只要「做」一遍，就是不是的也要臨時去加入的了，於是乎「辦」，鎗斃，砍頭，腰斬。如果那被「做」的是女的，那麼少不得還要「做」一回「模特兒」，加上用煨紅鐵絲通口口，鑽乳頭這些玩意兒哩。聽說TW兩委員說：「C P分子非殺盡不可。」你想，這樣還會殺不盡麼？好了，先生，我們只要不被抓，總不久可享些昇平幸福了。祝你好吧！長風頓首，七月十九日。

語錄

第一百四十三期

起明案，我看了這個題目，覺得很有點面善，仔細想了一會，這才記起來了，原來這是一部小說的名字——Tcherno Dielat，是帝俄時代的人Tchernyshevski 所作的，從前東京出版的民報裏會有人把這個革黨的姓譯為錢能選。二十年前不安本分喜歡講革命的時候，看克魯泡金公爵勃關得思博士的書裏所記，對於錢公是很有敬意的，怎樣做這部小說沒有能看到，但是牠的內容與意義却略約知道，所以到了現在見了名字也還覺得面善。不過，牠那個做當然不是現在的這個「做」，所以我看完了信，定一定神，二十年一覺的東京夢也只好暫時醒醒了。

這封信不知是在什麼地方寫的，因為發信地址不明，信中口氣却似乎是在南方。所說這許多做法不知是真的呢，還是長風先生的空想，我們不能斷言，不過這都是古已有之的，在孫中山先生提唱三民主義以前是通行的刑法，是東方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也只得承認的。至于現在有什麼地方在這樣

五五

「做」，因為沒有確實的證明，未能輕信，但我也不能保證這凶殘卑怯的中國民族（我自然也在內）不這樣「做」，——「如果屬實，殊屬不成事體，」只能學打一句官話了事。此間謠傳某埠將女亂黨正法，係用刀倒劈上去，可見我們北方也不是不懂得沿赤之法的；從這里看來，日人所竭力扶助的南北妥協不但是可能，而且還是當然的了！

七月二十七日。

九 讀自然美論

燕 燕

蘇郎先生的自然美論，是最有趣的文章。我以為論美是個人的詩趣，而蘇先生的詩趣却最引起我的同感。我本是嘮叨多話的人，既見到這高興的文章，於是就不禁做蘇君的文章說費話了。其實這年頭不說費話就要悶死了，所以說費話如喝酒然。

一，纏足 纏足除了脚部不自然的損失外，還有細腿之害，世上沒有一個細腿的人稱得起完全美麗。細腿的不美在無可愛的磅礴的生氣這一點，宛如怕冷的水鳥一般。

二，打俏眼 打俏眼不會得到真摯的理性的愛情合友情，得到只是「漁色」者的動心，是無聊而泛味的，又是污卑的，所以運行打俏眼的美，是寂寞的勾當。我們願表出真摯美，故不願打俏眼。再者，妓女可以合許多人性交，但嘗不到真愛，所以是寂寞的孤苦人。

三，黑裏俏 黑裏俏的確不在塗抹，吾鄉有些黑俏，因想用厚粉以改其色，反弄巧成拙變成滯色的銀灰色。

四，俏麻合雀斑 這兩樣若地點成得好，（這兩樣總宜於紅白面龐）也不錯，若太多也不好，但還是個性的面容，若按普通的辦法，用粉都填好蓋妥，那不獨很難均勻，就是均勻以後，若深處的粉餅忽然亂張落下來，請問怎麼辦？

五，呆板女子 呆板的女子多有呆板的心情，呆板是最不美的形容，但莊靜，幽默，無言却都不是呆板。六，輕佻女子 這類女子多沒有真摯的心情，多為少學無智慧的人，合活潑大大的不同。天真，率直，淳朴，乃是她真摯的心情的表現，故使一種真摯人敬愛。

七，胖太太穿旗袍 這條蘇先生說像水牛跌在泥塘裏的樣式，但我覺得這種水牛穿什麼也不失其爲水牛，我以爲凡是泥胖都不美，一個人的曲線總是緊張方好，筋肉總是堅韌一點方好。我有句忠正的話，我以爲女運動員的曲線是緊張的美，因而有一種磅礴的敏捷的生氣。終日閒逸的公館小姐，就是不胖也只有迂緩的或少生氣的美。

八，無乳弓背的女子穿洋服、無乳的女子穿什麼也不美，洋服尤甚，因爲宛如一個怕冷的水鳥。無論男女，胸部不鼓蓬都不能是完全的美，因爲鼓蓬的胸是有磅礴的可愛的生氣合少艾的美形的。（如軍閥似的故意挺腰凹肚者在外，我說的只是自然圓美的少艾的鼓蓬的胸或乳。）

九，端梯子 Kiss 蘇先生說這類高女子穿上高跟鞋，使她們的情人端了梯子方能 Kiss，這條我不能相信，我的意思只要女子弓一弓身就行，不必再時時搬着小梯子豫備。只是躬身防備滑倒就好了。

十，向尖鞋裏塞胖脚 這一條是我深合蘇君表同情的一條，蘇君不是故意諷刺，我以爲這類的人在國中一

定不在少數，都在鼓着紅臉塞脚，那正如束胸的人不怕肺部不舒服一樣，是各人的自由，別人不能干涉，蘇君不過當詩趣說罷了。

十一，眼鏡 對於這條，我以爲有些戴眼鏡的都覺得自己的鏡光很威嚴，像偉人的眼光似的，但我這只是告訴一種感覺，這也是都想戴眼鏡的某一種原因。但我並不是諷刺，真偉人也罷，自覺偉人而高興也罷，都是自由，各人的趣味，還是蘇君說的有意思，戴眼鏡足以掩自己的明朗的秀美。

請了，蘇郎先生，我姓燕，再談罷。

十六年，七月，於泰安。

十 求雨與脚

山叔先生：

讀百四十期的閒話五三再求雨一則，說及長辛店紳商求雨的事，真是有趣極了。先生希冀江紹原先生于暑假之中分出一部分工夫研究一下求雨與性的問題，自然，我們愛讀他小品的人們也一樣的希望着，而且更加倍熱烈的希望着。

說起求雨這件事，那當然是紳商們中間的盛典，而

保民若赤的父母官更應該敬謹將事的。如果你去反對求雨，那你自然是與民衆爲敵。所以北京軍政長官們都要在赤日炎炎之下長跪禱天，而輿論界也不敢反對。至于先生還替長辛店的那些王八寡婦做出考據來，對於求雨大典真是「厥功當偉」了。

我們廣西人究竟還是笨伯，即求雨這件事也趕不上京畿紳商們的高明而帶些藝術的意味。但是「笨人有笨法」，他們對於這玩藝兒也並不是完全不懂，只是各有巧妙不同罷了。

求雨要磕頭燒香，這是不二法門，大概全中華民國都是各處一樣的，廣西人自然不能獨外。可是他們對於菩薩的態度却是「先禮後兵」。他們先是打着出遊，最後若再不下雨，便把菩薩擱在烈日下晒。這大概是說：菩薩而不能（肯？）降雨，是應該給以相當刑罰——便是晒日頭。

當大隊扛着菩薩出遊的當兒，任是太陽如何猛烈，行人是不許打傘的。如敢犯者，羣衆可以把他的傘撕毀而不負民事上賠償的責任，刑法上毀損罪自然更不成立。這不許打傘的理由是說，沒下雨而打傘，天帝將更

不肯下雨。羣衆方求雨而彼獨觸天帝之怒，是破壞羣衆求雨運動也；破壞羣衆運動者則當毀其傘以示薄懲。

聽說廣東某縣（似是東莞）前清時求雨的故事，很有些性的意味。如人民燒香磕頭之後沒有下雨，便去請縣官太太到廟（也不知是龍王廟還是關帝廟）裡用一用。他們先把幾張桌子搭成一座高台，便請太太上去堂堂高坐，在紳商民叩拜之後，都要到座前摸一摸太太的脚。這法子是否真個靈驗可不能說，但是太太的三寸金蓮可給人摸得個不亦樂乎了，他們真會玩！時人有詩詠之曰：

「要求太太來行雨，只爲民間苦亢陽。」

求雨的故事說畢。暑天之下，我身上的汗可真似雨般下來了。打住吧，祝您撰安。

長友於北京，七月二十二日。

十一 上順天時報書

梅露

日前到「官帽司」（其實應當寫作官茅廁，因北京某胡同如此寫，彷彿很雅，套用了），公幹，拾得遺書一封，是寫給順天時報的。欲想還給失主，奈地臭不可久候；欲想寄給該報館，又苦於不知通訊處，於是犯了一

點兒小罪惡偷拆看了。啊呀，幸有此一着，忠心耿耿，不可泯滅，其不墮入瀾藩，殆天意也歟！於是鈔下，倘借閒話欄發表之，功德無量。其文曰：

「主筆先生座右僕生不辰遭逢亂世邪說橫行洪水豎流皇祚之移十有六稔聖道之墜不絕如縷而敵國也爭利有口（此字原文似師非師茲缺疑）衛道無人言念及此能不痛心天福東亞幸有貴報本共存共榮之旨刊立已立人之言不甘澹泊明赤魁之該死苟全性命指國人之迷津斥裸體以維風紀重祀孔而正人心善誘循循垂教懇懇嗚呼國人何修而得聆大日本帝國賢士之化導僕捧誦半載不覺五體投地矣惟是貴報持論似猶迂緩以僕愚見爲日支前途計有更應積極進行者二焉一於文字上宜闡明日支合併之利益作共存之進一步的主張而宣傳之俾國人中狂妄之徒有所憬悟知疏日之非違論排日二於發行上宜再設分館百餘處代派千餘所分布敵國各省區則訂閱既多教化自然普及庶幾日支合併可望早日實現我同胞亦得早沾王化同沐天恩國人幸甚某亦幸甚」

（姓名略，原文無標點，謹此聲明。七月二十三日，于涿鹿。）

語錄

第一百四十三期

十二 黨綱舉例

梅露

今歲赤燄好像是很旺，原因大概是「黨」這個東西作怪吧？聽說他們不怕死的宣傳隊與神出鬼沒的便衣隊都在黨，可見黨是有大用的。孫仲山到底是個老亂黨，法兒也忒高妙了！我北方要籌破敵之方，這什麼黨是不可不先組織的。但無論組織什麼黨，有幾條是必須寫在黨綱上的，例如：

- 一、本黨主張擁護國旗，（即五色旗）
- 二、本黨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
- 三、本黨主張「內除媚外自私的團體，外抗貌爲親善的國家，」
- 四、本黨以三愛主義訓練黨員，
- 五、本黨主張尊孔，
- 六、本黨不反對復辟。

如此，如此，則復辟派，孔教會，研究系，國家主義者，護旗大同盟，以至遺老遺少，忠臣孝子，莫非吾同志：吾黨之大，雖蔡子民之大學不是過也，然後，宣傳者宣傳，便衣者便衣，莽莽中原，都是吾黨領土。以此清黨，何黨不清；以此討赤，何赤不敗乎？

五九

七月二十三日。

十三 可怕也

山叔

七月十八日北京心聲晚報載，「日人鼓動南北謀妥協，保存自己的利益。」日本人真利害。日本對中國出兵，以出兵擾亂中國；日本爲中國謀妥協，又即以妥協擾亂中國。中國的禍亂與和平幾乎無不與日本有關係，又幾乎無不於中國有害而於日本有利。日本真是可怕的國，對於中華民國與中國民族之生存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Menace)。

然而現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聞已決定聯日，命令禁止排外(日)了，在東南五省講排日，幾乎要同共產黨作亂一樣，非處極刑不可了。這是怎麼的？大約是因爲日本爲中國謀妥協謀得好吧，——大約總不能說出兵出得好？日本昔爲吾國之軍閥太上政府，今將兼爲國民太上政府乎，吁，盛矣！

國聞社上海十九日電，「寧電黃郛楊虎，謂近滬排外運動益激，當此叛徒尙在，無異助敵自殺，若再有罷工，是授共黨以搗亂機會，應禁止一切幼稚舉動。」二十八日順天時報社論「在青島中日人之鬥爭」結末亦云，

「唯此時最應注意者，卽有藉此爲排日宣傳之材料是也、例如第三國際卽專欲握此機會者也、其意一欲使日本爲難、一欲使中國混亂耳、原來第三國際之計策、周密陰微、且極巧妙、名爲煽動中國人之愛國心、其實反導中國于動亂之域、此爲其最得意之術策、國人不可爲其術策所陷也、中國人之言歟、日本人之言歟、二者何其相似而幾不可辨別也！昔者，語絲發表現代評論社收受段執政祺瑞章教長士釗大洋壹仟圓，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宣言，此項流言來自莫思科云：先賢後賢，其「術策」若合符節。而今而後，經南京國民政府及我親善之友邦之順天時報大主筆聯合證明，排日卽是第三國際之「術策」，宣傳排日者卽是赤黨無疑，可以一律格殺了！幸而北方尙未加入，直魯京兆還未禁止「幼稚運動」，否則莽莽神州，豈復有排日逆徒之偷生地，吾輩會對日本說過半個不字者當早已嘗到了「鐵窗斧鉞的風味」了也。且吾輩曾經揭發現代評論社之一千元而被鑒定爲宣傳莫思科之流言矣，即使僅此一事，令南京國民政府判斷之，亦不免有被清出之慮，何況又加上排日之彌天大罪乎？可怕也矣！阿呀。」